

小河淌水 和過橋米線

寫給美食的情書

李曉潤著



小河淌水 和過橋米線

寫給美食的情書

李曉潤著



小河淌水和過橋米線：寫給美食的情書／李

曉潤著.-- 一版.-- 臺北市：大地，2007.11

面：公分.--（大地叢書：19）

ISBN 978-986-7480-81-1（平裝）

1. 飲食 2. 文案

427.07

96020383

小河淌水和過橋米線

作者 李曉潤

大地叢書 019

創辦人 姚宜瑛

發行人 吳錫清

主編 陳玟玟

出版者 大地出版社

社址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8弄36號4樓之2

劃撥帳號 50031946（戶名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）

電話 02-26277749

傳真 02-26270895

E-mail vastplai@ms45.hinet.net

網址 www.vasplain.com.tw

美術設計 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 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
一版一刷 2007年11月



定價：20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



食無魚

小河淌水和過橋米線

山大王和山老鼠

狗肉朋友

冰粉

李白宴請蘇東坡

致命辣椒

睡在西瓜堆裏的孩子

夜飲東坡醒復醉

杭州茶館

四川美食印象

秀色可餐

美女妙廚

0
0
7

0
1
2

0
1
6

0
2
1

0
2
7

0
2
9

0
3
4

0
3
7

0
4
0

0
4
3

0
4
7

0
5
2

0
5
5

小河淌水和過橋米線

鳳凰美食	0
辣行天下	5
瓜棚閒話	6
故鄉美食雜憶	7
美食家的資格	7
孫二娘開店	7
鑽石美味	8
豆腐和豆腐西施	8
美食家的三重境界	8
臭名遠揚	9
最後的晚餐	9
發乎情止乎餐桌	9
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菜	9
溫柔的曲線	0
饞人蘇東坡	0
故鄉的酒席	1
好廚子去了哪裏？	1
用文字做菜	7

赤壁吃江團

豬都笑了

小饕見了老饕

最佳食品

從巴黎小館到中國國宴

普羅旺斯的美食誘惑

突然羨慕古人

鬼飲食

要吃還是要命？

最可怕的動物

異想天開的做菜方法

稀奇古怪的捕魚方式

美麗食譜

太子湖錦

炒粉

雙城記

逐食中原

另類名菜

1
2
1

1
2
4

1
2
7

1
3
0

1
3
5

1
4
0

1
4
3

1
4
6

1
4
8

1
5
1

1
5
3

1
5
5

1
5
7

1
6
0

1
6
5

1
6
8

1
7
0

1
7
3

線米橋過和水淌小河

廬山小館

1
7
5

老饕眼裏的中國史

1
7
8

醉眼迷離趕集回

1
8
8

伊人如麵

1
9
1

長安不見使人愁

1
9
4

好館子關門

1
9
7

食事詩

2
0
0

功夫在菜外

2
1
5

黃金周歷險記

2
2
0

三碗不過崗

2
2
2

一把菜刀闖江湖

2
2
6

後記：在故鄉的青山上

2
3
0

小河淌水 和過橋米線

寫給美食的情書

李曉潤著





食無魚

小河淌水和過橋米線

山大王和山老鼠

狗肉朋友

冰粉

李白宴請蘇東坡

致命辣椒

睡在西瓜堆裏的孩子

夜飲東坡醒復醉

杭州茶館

四川美食印象

秀色可餐

美女妙廚

0
0
7

0
1
2

0
1
6

0
2
1

0
2
7

0
2
9

0
3
4

0
3
7

0
4
0

0
4
3

0
4
7

0
5
2

0
5
5

小河淌水和過橋米線

鳳凰美食	0
辣行天下	5
瓜棚閒話	6
故鄉美食雜憶	7
美食家的資格	7
孫二娘開店	7
鑽石美味	8
豆腐和豆腐西施	8
美食家的三重境界	8
臭名遠揚	9
最後的晚餐	9
發乎情止乎餐桌	9
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菜	9
溫柔的曲線	0
饞人蘇東坡	0
故鄉的酒席	1
好廚子去了哪裏？	1
用文字做菜	7

赤壁吃江團

豬都笑了

小饕見了老饕

最佳食品

從巴黎小館到中國國宴

普羅旺斯的美食誘惑

突然羨慕古人

鬼飲食

要吃還是要命？

最可怕的動物

異想天開的做菜方法

稀奇古怪的捕魚方式

美麗食譜

太子湖錦

炒粉

雙城記

逐食中原

另類名菜

1
2
1

1
2
4

1
2
7

1
3
0

1
3
5

1
4
0

1
4
3

1
4
6

1
4
8

1
5
1

1
5
3

1
5
5

1
5
7

1
6
0

1
6
5

1
6
8

1
7
0

1
7
3

線米橋過和水淌小河

廬山小館

1
7
5

老饕眼裏的中國史

1
7
8

醉眼迷離趕集回

1
8
8

伊人如麵

1
9
1

長安不見使人愁

1
9
4

好館子關門

1
9
7

食事詩

2
0
0

功夫在菜外

2
1
5

黃金周歷險記

2
2
0

三碗不過崗

2
2
2

一把菜刀闖江湖

2
2
6

後記：在故鄉的青山上

2
3
0

食無魚

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

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

——張志和《漁歌子》

我的家鄉是個美麗富饒的南國山村。春天新綠滿眼，白鷺飛過梯田；夏天山花爛漫，雨後千山明豔；秋天果香如酒，楓葉也醉紅了臉；冬天空曠的田野成了孩子們的遊樂園，捉迷藏、掏蜂窩、偷鳥蛋。偶爾下一場大雪，大人小孩奔相走告，不為瑞雪兆豐年，只因老天降新鮮。雪化後不久，草色遙看近卻無，春天又重來敘舊。

家家戶戶都有桃李羅堂前，果子常常熟透落地腐爛，賣不出好價錢，只好吃得肚皮滾圓，互相饋贈。學童們的書包半邊裝書本，半邊裝瓜果，書本被果汁染得色彩斑斕，課堂上常有瓜果滾出來搗蛋。

村裏的沙土特別適合種西瓜，這裏的「馬蘭瓜」是江西名產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們常能人在跡罕至的山澗林中發現野生的瓜果，這是過路人隨手扔出的瓜籽果仁餐風飲露自然生長

的山珍，絕對的純天然無污染！

村裏的父老鄉親基本上來自同一個祖先，所以互相都以叔伯兄弟相稱，口渴了隨手摘個瓜，主人往往視而不見，為了避免尷尬甚至閃身避讓，給「偷瓜者」留足離開現場的時間。

蔬菜同樣隨種隨生。有時客人不期而至，外婆難為無菜之炊。我從房前屋後的瓜棚李下變戲法般掏出幾根絲瓜、瓠子，加上家裏常備的辣椒、雞蛋和臘肉，外婆很快就能做出幾個色香味俱佳的農家小炒，佐以一壺清甜的米酒，賓主盡歡。「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山頭斜照卻相迎」，城裏人很難體會這樣的意境。

故鄉是典型的江南魚米之鄉。中國歷史上由於天災人禍，常常引發大規模的饑荒，百姓家破人亡，背井離鄉。但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在我的家鄉。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全國有數千萬人餓死，家鄉的地方官員打腫臉充胖子，虛報產量把大量糧食當作公糧運往外地，但依然沒有發生這樣的慘劇。

故鄉少有以捕魚為生的漁夫，但村村都有水性很好、魚性很熟的捕魚能手，江河湖塘也到處都是魚蝦，連水稻田裏也有泥鰍安家。小時候，帶上一個便攜的漁網或竹箕，背上一個魚簍出去捕魚，是每一個男仔子的賞心樂事。首先，藉口出去捉魚就不用砍柴、放牛。放牛輕鬆一點，砍柴比較辛苦，最受不了的是天天重複；其次，平常大人怕有危險不讓下河游泳，每次偷偷下水都得提防被發現，等頭髮乾了才敢回家，有了捉魚的藉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整天泡在水裏玩耍；再次，捕魚很少會空手而歸，運氣好的時候常有驚喜，比如捕獲一條

大魚，或從洞裏掏出一條長鱔，定睛一看卻是水蛇，嚇得大喊大叫落荒而逃！最後，捕魚還會有額外收益。現在價錢昂貴的野生甲魚，在我小時候司空見慣，那時候沒覺得「裙邊」有多好吃，最關心的是甲魚殼的去向，因為可以用來換搖撥浪鼓的小貨郎的薑汁糖。

最容易捕魚的地方自然是池塘。這些池塘多半在村中心和梯田頂上近山處，實際上是一個個小型水庫。釣魚也是我們捕魚的重要方式，杜甫詩中提到「稚子敲針作釣鉤」，我們也用大頭針自己做過魚鉤。我們從沒覺得釣魚是多麼悠閒風雅的事情，後來看見很多城裏人為釣魚武裝到牙齒，上山下鄉不遠千里，才明白原來我們一直生活在西塞山前、桃花源裏。

釣魚的樂趣絕不在於某些「標榜」的修身養性，而在魚兒吞鉤的激動人心。否則你也像姜太公一樣不用魚鉤好了，何必不惜重金購買名貴漁具？姜太公是為了讓文王上鉤，當然得故弄玄虛。

除了常見的草鯁鯉鯽，最想捕捉的自然就是甲魚。大甲魚一般都生活在深水塘裏，我們小孩子只能捉到一斤不到賭氣離家出走的小甲魚。在我離開故鄉前發生了一件趣事，有個村裏漢子夜晚在蓮湖邊的曬穀場上乘涼，一隻大如小茶几的甲魚爺爺晚上出水散步，糊里糊塗把村裏漢子的鋪蓋當作蔭涼乾燥的洞穴，人魚同榻而眠。第二天早上人先醒過來，結果可以想見。這條甲魚給他換來一年的油鹽。

最會捕甲魚的是個老紅軍戰士。他在反圍剿時被缺德的白軍打中命根子，沒有參加長征。他領養了一個兒子，直到晚年才和鄰村一個長得很清秀的中年女人成家。他是個奇人，比很多當代小說家虛構的人物還神奇，只是沒有他們風流。他夏天從來都是光著膀子，一身

肌肉黝黑發亮，不但不懼蚊蟲叮咬，連我們最害怕的烏蜂、黃蜂他也毫不畏懼。我曾在夏天日正當午時看見他在路邊砍柴，頭上紮一條汗巾，身上大汗淋漓。家園被他破壞的黃蜂輪流向他俯衝攻擊。行人都躲得遠遠的，他卻若無其事。這種黃蜂毒性很強，有人曾被它們蜇死。我和小夥伴們在掏蜂窩時也遭到反擊，被蜇得像番薯頭蠟筆小新，臉完全變了形。其閃擊速度之快、毒性之強使我至今心有餘悸！

紅軍大爺不但怕烈日毒蜂，水性也好得驚人。他隔三差五背著魚叉網兜獨自出門，有時要兩三天才回家，這時網兜裏一定裝著七八條大甲魚。那時候無人養殖甲魚，自然是如假包換的野生。我偶爾看過他捉甲魚。他能分辨水塘裏不時冒出的無數氣泡中甲魚的談吐，然後記住方位一個猛子紮下去，浮出水面時手裏多半就是一條怒不可遏的鰲相公，很少落空。他的漁叉幾乎無用武之地，基本上成了挑網兜的工具。大多數圍觀的人和我一樣，永遠看不出何謂甲魚的氣泡。我曾經當面向他請教，自以為得其要旨，憋足氣潛入水中一陣狂摸亂撈，如獲至寶抱出水面的指定是一塊石頭！

我的一個娘家舅舅也是捕魚高手，他最擅長捕捉「沙鵠」，一種長不過四、五寸，通體透明，骨頭很少肉質鮮美的小魚。舅舅大不了我幾歲，個頭甚至還不如我高，我們經常一起玩鬧。他讀過高中，喜歡朗誦古文，昔日的翩翩少年如今在贛州以撿破爛為生，不知他捉「沙鵠」的巧手慧眼是否不減當年？

「沙鵠」顧名思義，喜歡生活在水中沙裏。故鄉村前有一條地圖上叫梅江本地人卻直呼